

康巴男儿苍凉而悲壮的传奇人生

□李云雷

多年以来，反映藏地生活的作品总是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由于其大多富含非比寻常的意味，并达到较高的艺术质量，在中国文坛构成一道令人着迷的文学景观。达真的长篇小说新作《命定》(四川文艺出版社)就是延续这种景观的新的例证。作品以川西康定土尔吉和贡布等藏族康巴人抗战期间的“故乡”生活，及参加抗日远征军为国征战的“异乡”经历为表现对象，为我们打开一片神秘的人生与文学的世界。我们因小说具有的某种浓郁的文学意韵和传奇般的艺术魅力，又一次被这类题材深深地吸引与震撼了。

小说讲述的仿佛只是土尔吉和贡布两个人的故事，作品以麦塘草原和熊朵草原为背景展开激动人心的叙事，把康巴人这个在传说中充满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的族群，以及他们在广阔草原上对生活信念与宗教信仰的坚守、心灵情感遭遇的困境，通过新奇曲折的独特情节和逼真的文学描绘，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出来。由于作者对藏、汉两种文化的深度了解，使他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写作优势，因此他在小说写作中充分地、尽情地发挥着这种优势，不仅使与众不同、错综复杂的生活肌理得到清晰呈现，更写出由对比而产生的许多无穷妙味，即作品将观察与审视的目光，始终凝定于生活的结大部，即藏汉之间、僧俗之间、人佛之间、强弱之间、战争与和平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以精细而有激情的笔墨，写其间的相通与差异，写地域的文化与心理，写人生的梦想与现实，写生活的风尚与意味，使作品显示出其蕴也厚、其响也绝、令人心向往之的韵致。

给我印象尤深的还有作者强有力的描写与叙事，常常有令我们吃惊的东西在作品中出现，不断地伏击着我们阅读的感受，加深和刷新着我们对康巴人生活的了解与理解。这些都来自于达真以其敏感智慧的心，对那片土地及那片土地上的历史、族群、人生的深切体验和感悟。土尔吉的心灵历程显然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伴随这个人物经历的展开，我们走进雄奇苍茫、备感陌生的草原深处，去认识这片草原上的生活与宗教，认识康巴男人的心理与性格，认识发生在草原上的友情与争斗，看清青年土尔吉怎样在宗教的理念与人的欲望之间挣扎，以及即使触犯教规遭受惩戒或沦为卑微的“扎洛”，宗教教义与世俗念想依旧长久地撕扯着他的灵魂。历史特定的场景，藏地的特殊风情，人物揪心的经历、作者的灿烂文笔，使这片过去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地方，自兹时起走进了真的生活。

作者不只善于写藏地生活，对战争生活的描写似乎也是强手。对抗日远征军战斗进程的呈现，是通过惊心动魄的战壕真实来完成的，作品不仅以对高地与城池的争夺中极具战场质感的细节，反映出战争的激烈与无情、残酷与血腥；又于令人窒息的战争氛围之中，从收放自如的笔触写人性、友谊与爱情，借战争这个冷酷僵硬的驱壳，来实现作品的审美建构，完成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书写。发生在战场上的非常情节十分密集，如在子弹碰见都会拐弯的土尔吉为教义所困，面对凶残敌人却不忍下手时，反映出这个人物固化而真实的内心。土尔吉冒着极大危险，用匪夷所思的方法救治生命垂危的关师长。日军疯狂的射杀导致雪上飞命运的终结，以及英雄贡布饮弹身亡时要求土尔吉为其超度，都是作品最为令人感伤与动容的地方。小说兄弟连式的描写，所颂扬的是在战火中各民族兄弟一往无前、同仇敌忾、舍生忘死的铁血精神。

令我感动之处还在于，作者有一颗纯净的心，而且这颗心始终被一种善的意念所主宰，这是一个真正优秀作家所应该具有的内心。虽然作品所描绘的生活时常是那样的严酷与优秀，但在凌厉与苍凉的文字中散发出的却是作者内心自然流露的温馨与柔情。这同有的作品使我们读后因其污浊怨恨，而让感觉变得空虚狰狞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小说同时又是迄今为止在反映同类题材时，描写和褒贬汉藏两族人物形象最为公允的，没有故作某种抑此扬彼的矫情姿态。“命定”的寓意是多重和颇为耐人寻味的，既是人物为历史与生活所决定的命运，也反映出人心与愿望的历史走向。这其中必然有着自在的和不可违抗的定数，也包含着人物显在与隐匿的生命叩问。作者将这一切极富重量与韵味地写出时，作品就具有了某种宝贵的文学价值。

两个藏族人的英雄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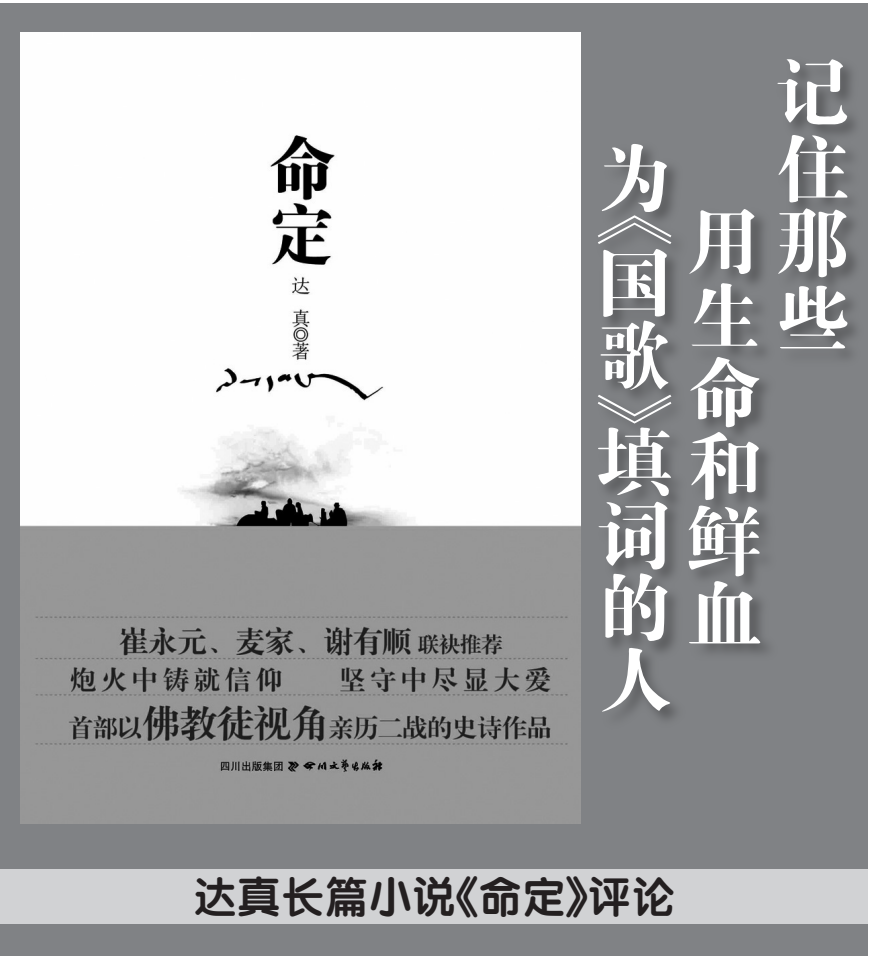
□李云雷

达真的《命定》是一部让人感到欣喜的小说，无论是在小说艺术上，还是在小说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内涵上，这部小说都达到了难得的高度。这是一部关于康巴地区藏人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抗日远征军的小说，小说以浓墨重彩的方式描述了两个藏族汉子的传奇故事，土尔吉从小被送到寺院，但他却与头人的女儿贡觉措相爱，他们的偷情被发现，土尔吉被暴打后逃出寺院，成为被人唾弃的“扎洛”，贡觉措毅然与他私奔，但在逃跑的路上，在对佛教的虔诚与情欲的挣扎之中，他想弃贡觉措而去，独自一人逃亡，贡觉措的家人骑马追索而来，土尔吉看到贡觉措被抓住，她以自杀威胁家人不要捉他，并大声让他快逃，土尔吉内心极为痛苦，他欲救贡觉措而不能，要逃跑也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另一个康巴汉子以快马救了他，这个人就是贡布。贡布在一次赛马会上，杀死了不公正的裁判嘎多，此时也被仇家追索，他救了土尔吉，两人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两人逃离了草原，在金矿上见到了宣传抗日的队伍，又参加修飞机场，最后他们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勇武的贡布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被称为“战神”，在龙岗山一役英勇牺牲；土尔吉参加战争但又信奉“不杀生”，内心极为矛盾，最后他找到了“医疗兵”这个最适合的角色，出生入死，得到了嘉奖与尊重。战争结束后，土尔吉留在缅甸，每天到山上为战友守灵，60年后，中国政府终于承认远征军是抗日救国的。

这是一部厚重而又细腻的作品，小说在一个开阔的时空中展开，这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故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康巴地区仍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抢婚，赛马，对喇嘛的尊重，对“扎洛”的歧视，部落之间的斗殴，仇家的追索，家人的和睦与温暖，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这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土尔吉与贡布正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他们是传统秩序的破坏者，也被这一秩序所驱逐，但是在逃亡的路上，他们却遭遇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现代战争的面目出现的“现代性”。现代战争完全不同于仇人的追索，飞机大炮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想象，正是在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土尔吉与贡布如何从个人英雄成长为民族英雄，看到藏族同胞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之中，看到他们如何克服血缘、部落与地方的观念，而获得了“中国”的整体认同，这样的认同感来自命运的一体感，也来自血肉凝成的“共同体”意识。《命定》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丰富、复杂与曲折之处。

抗日远征军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被忽略，黄仁宇的《缅北之战》与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向我们揭示了抗日远征军的英勇牺牲与战争的惨烈。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让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曾参加过远征军的诗人穆旦，在《森林之魅》中为战友唱出了“祭歌”，“你们死去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达真的《命定》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抗日远征军的故事，那腥风血雨的场景、那惨烈的牺牲令人触目惊心，更加珍贵的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藏族同胞，这让我们意识到，抗日远征军的战绩中也包含着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牺牲，抗日战争不仅是全民抗战，也是中华民族的总体抗战，正如封底上康巴抗日远征军老兵陶大璋所说的，这部书“道出了康巴男儿也曾肩负的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部小说，《命定》不仅具有历史与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风格苍凉浑厚而又细腻饱满。小说的主人公土尔吉与贡布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一个虔诚敦厚，内心充满矛盾，一个英武强悍，所向披靡，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而复杂，他们的事迹曲折、动人而又富于传奇色彩。小说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画面感很强，很多场面都类似于油画，笔触细腻，具有整体感，我们甚至可以将此书视为一部连贯的文字画册，或者说，我们阅读此书，有如在欣赏一部艺术电影。



小说与历史的多棱镜

□邱华栋

最近，我接连看了几部和抗日战争有关的著作。一部是台湾作家白先勇写他父亲，抗日名将白崇禧的《白崇禧身影》，并将白崇禧生前的照片配文字进行说明，分成了两册《中华民国》和《台湾岁月》。在第一册中，白崇禧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族的侵略，领导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军队，采取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略，最终和共产党军队一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里面有很多当时拍摄下来的历史图片，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国破家亡时期中国人依旧壮志成城，努力抵御外侮的历史情景。从一个比较新鲜的个人化的侧面，呈现了历史的面貌。

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国土上，中国军人阵亡超过500万，日军士兵阵亡55万(这个数字不知道到底准确不)，可见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力与武器装备，和日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也是有些日本人至今心里不服气，到靖国神社拜鬼的原因。

而达真的这部小说《命定》，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示了历史在作家笔下逐渐自明的一个过程：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外族的侵略所做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在阅读达真的这部《命定》之前，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藏族在抗日战争中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是一种话语权。”如果没有人写这样的历史，那么，历史就在荒芜和空白中失去真相。因为历史从来都不是自明的，是需要我们不断地用良知和批判自我的努力去澄明的。于是，在达真的这部精彩的历史小说中，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以小说的多棱镜，呈现了历史的多棱镜，在历史小说的声音中，为我们塑造了永远难以让我忘怀的历史的肖像。

达真的这部《命定》，是一部让我感到惊喜的历史小说。其实，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达真的这部历史小说，以历史中藏族人的个人经验，追溯和寻找真相的过程，恰恰补全了以往历史中暂时缺乏的公共历史的侧面，这是这部小说意义重大的地方。

《命定》是一部有着从容的叙事风格，有着严谨的空间结构，在艺术上非常精彩和成熟的小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时间，其次，就是如何呈现小说中的空间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双

我眼中的达真

□赵晏彪

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达真的《康巴》、于怀岸的《猫庄史》、高和的《花姑娘》《我和我的土匪奶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而北京的媒体对小说《康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与好评，《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等近40家媒体争相报道，新浪、谷歌、网易等网站纷纷转载；《北京青年报》刊载消息称《康巴》获得的关注和“待遇”几乎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贾平凹、阿来、麦家联袂盛赞，作者还被媒体誉为“2009年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评论家称该作品“填补了长篇小说创作重大题材的空白”。如果说，达真试图将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藏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相处的历程，构建起一个“交融和谐”的宏大主题，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史，在国人心中廓清文化开放、和谐发展大趋势的事实，是一项大课题，那么达真的这部小说《命定》则取材于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故事。这件事时隔抗战70年感动中国的故事，一直湮没在历史深处，是达真将它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写《命定》期间，达真采访了众多人物，有老兵，有军人的家属，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不仅如此，他去过河北献县纪念抗日英雄马希纪念馆；内蒙古

探索现代经验

□李 京

达真的《命定》是一部致敬之作，向我们的抗战老兵，向当年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各民族战士们致敬。小说的《后记》里写到，短短几年间，那些老人一个走了。报纸上，每一位抗战老兵的离去都是触动国人情感的重要新闻，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目送他们远去，那一代人正随岁月凋零。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他们的记忆没有停止，某种程度上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看到他们、注视他们，追寻他们的足迹和命运，领会他们的精神。

没有看到《命定》之前，我不知道当年的远征军中有这么多藏族战士。读完这部书，我们会对现代史上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对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更全面的认识。什么叫“全民族抗战”？这些藏族老兵的故事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这就是一次中华民族的全民族觉醒。抗战的伟大意义绝不仅仅是我们在严重劣势下坚持下来，赢得了一场战争，它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有力的塑造过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信念深入到全民族、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心中的过程。这是我的国家，我属于中华民族——这个信念，经过抗战才普遍地深入人心。读达真的《命定》，我们会对这一民族精神的觉醒过程有特别清晰的认识。那些

康巴汉子和他们的汉族战友，在一个意识中凝聚起来——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要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争生存、争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命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自身历史的新的视野。

在《命定》中，我们的藏族同胞从格萨尔王的世界走进残酷的现代战争，他们去历险、去战斗，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这反映了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向。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独特生活风貌，为作家提供了充沛的写作资源。但如何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出发，去思考 and 表现民族的现代经验，这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说，既是艰巨的考验，也是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我相信，大作品假能出现在这里出现。藏族当代文学一直在向这个方向不懈努力，特别是近年来，阿来、梅卓、达真、罗布次仁等许多藏族作家的写作，都自觉地、有意识地展开着与现代经验的对话。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伟大、悠久的藏族文化的传承，也看到了藏族文化在历史中的不断发展，看到了这个民族的蓬勃生命力。

这部小说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但让人感到小说的节奏匀速密集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阅读。在小说技巧上、修辞上还需要进一步修练。

从小说创意上看，《命定》是一部有创新的小说。它有三个方面的特色：一、是一部有深厚藏族文化底蕴和宗教后设背景的宏大叙事，对于常见的宏大叙事是个创新；二、成功地写出了灵魂无处安放的犯戒的扎洛，在历史大转折中接受了洗礼走向精神涅槃，找到了灵魂安放之处，小说在精神上的宿命与行动上入世的完美结合中写出了一个新的藏族民族英雄，极具人性深度；三、从战争小说层面看是一部达到了战壕真实(战争场面描写和战争中人的描写)水准的优秀战争文学文本。以下对这几个方面作一点延伸。这些年包括早些年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藏族作家，反映藏族生活的作品不少，《尘埃落定》代表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确有不少作品因缺少体验流于皮相。《命定》从结构、叙事，到语言、人物，甚至连章节标题都体现出对藏文化底蕴的把握。我想只要认真读过便会沉浸其中。另外与藏文化有关的是宗教。中国文学缺少宗教的后设背景，这在汉文学中尤其明显。在《命定》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一背景，以深厚的藏族文化和宗教后设背景进行宏大叙事，是对宏大叙事套式的一种突围和创新。由于藏文化和宗教这一后设背景，作品的英雄主义基调更加高亢。作品写的五六六高地上牺牲的三营营长和战士都浩气冲天，令人感动。康巴的阿婆们为康巴远征军每人送8克的戒指，贡布对侵略者的仇恨包括贡于被日本人炸死后仇恨的升级，作品越往后这一点越高亢，最后土尔吉守

灵的诚意不仅感动了红云(书的结尾描写)，更感动了读者。写英雄主义没有采取在英雄身上杂化性格，而是干净、扎实地写崇高，作品中充满着阳刚之气，一扫文坛上某些作品的颓废之风。

写人，这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设想一下仅写贡布这样一个人物也未尝不可，在性格中加点滴诸如鲁莽之类的刻画，许多方面不是这样吗？但那就单薄多了。或者土尔吉是二号人物，作品也就是一个面貌了。《命定》大胆地把土尔吉当成一号人物写，而“主要人物代表作品倾向”。土尔吉作为一个犯戒的扎洛，其实对宗教还是心存虔诚的，他一直在自责，灵魂无处安放。书中写他“九年的喇嘛生活和两年的从军经历，一前一向极大的反差一直困扰和煎熬着土尔吉的心，这一隐私即便是从西康一道参军的同乡战友也少知道。佛教徒和军人在他心灵的比对中，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了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命也走入了混乱无序中”。上半部中土尔吉为了一个女人贡觉措(私奔)，下半部就升华为信仰与民族自尊，杀人还是不杀、同样是灵魂的挣扎，却有了根本的不同。

书中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佛教徒在民族危难中被推上必须选择生存方式的道路。作品最后完成得很好，土尔吉没真正杀一个人(惟一开枪还是应日本鬼子要求)却救了不少人，这对汉族战士微不足道，对于一个信仰佛教不杀生的藏族战士却已到了极限。请看这一段重要和精彩的心理描写：“枪响的轰隆声快速‘灌入’他的耳道，那一刻他的脑袋像崩裂成无数个碎片，对人性 and 神性的理解在故乡的柔性和异乡的惨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里，终于在扣响扳机的那一刻找到了四年来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答案，佛在菩提树下顿悟的影像像雷雨前的闪电从德干高原传来，迅速植入土尔吉的灵魂，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受到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的菩萨心里也充满了憎恨，真心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 and 友善，当然也包括他对贡觉措的爱。他在扣动扳机的同时获得了对生命的终极感悟。”于是土尔吉头一次发出放浪的狂笑，一种解脱感使他一直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安放之地。因此，土尔吉成为一个精神上宿命与行动上的入世结合起来写的藏族新的英雄形象。阿来曾说：“宗教感就是宿命感，在战术上我是积极的，入世的、创造的，但在战略层面看来，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字典上解释宿命是迷信，但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说的：‘艺术与宗教同源，不同的是艺术把想象作为想象，宗教把想象当力量。土尔吉写得真实，他的心路历程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说《命定》是一个优秀的战争文学文本，是因为它的战争描写真正是从一个基层士兵立场出发的。前苏联战争文学从“战役真实”到“战壕真实”，即从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大兵团布阵，写到一个战役时下层军官蹲在战壕里从士兵眼里看战争，更人性，更真实了，“战壕真实派”即士兵真实派。《命定》的战场场面，由血肉横飞并由此产生的想象形成了战场的真实氛围。

不足之处是，《命定》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结构稍显松散，难以承载更厚重的内容；土尔吉身边几个人物包括贡布都是扁平人物，几个女人的故事还可以更丰富，以形成作品人物的更加多样、作品更具史诗品格。

认识达真是在前年。或许我们同属少数民族的缘故，相处起来自然可亲。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作品研讨会后，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去年他参加了《民族文学》举办的多民族作家延安笔会，在我们共同游览长白山时，他对满洲祖先的发源地膜拜之极，特别是清朝年间满藏同胞的情谊之深厚，让我非常感慨。

正是因了这次接触，对其其人其文才有深入的了解。他对藏族人的热爱、对和谐团结局面的向往，以及对文学的执著，对朋友的尊重，让我们越走越近。达真虽然个子有点小，但个小心大，胃口更大！他身上具有康巴汉子特有的那股劲儿，为人质朴，待人真诚而仗义，有名气而不张扬，跟人说话总是谦谦地笑着。就是在延安笔会上，他告诉我《命定》明年出版，并希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能够作为主办单位，在北京为他组织作品研讨会。我欣然应允，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为少数民族作家办实事是我们的职责。

达真生于四川藏区，他是在具藏、汉、回文化氛围的交汇地康定长大的。198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曾在《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1988年毕业后返回藏区工作至今，长期在州内新闻单位谋职，他做编辑、记者、制片人，20年来执事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足迹除未能叩鼎珠峰和可西里外，遍及藏区及相邻的西部地区，走访过众多高僧。所以读者不难想象，为何小说《康巴》一问世就得到众多评论家的好评。如果你打开百度查找那些具有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家，他们的排行榜是这样的：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